

红粉干戈



【台湾】司马翎著



中

司马翎武侠精品系列

26

【司马翎武侠精品系列】

(26)

红粉干戈

中

延边人民出版社



第十三章 赌性命恶女倾芳心

平天虹似是料不到对方好招层出不穷，迫得跃退寻丈，避过敌人钩势。

但辛立焉能任得他如此自在闪开，身形暴起疾追，双钩舞出一片光幕，霎时间已笼罩住平天虹的身形。

平天虹已被钩影困当中，失去先手。但他一柄扇子使得甚是神妙，点削拍封等手法都别具威力，虽然一时之间未能反攻，也还防守得住。

此时王元度心中已大为狐疑，暗想辛立的招数无不用得恰到好处，紧紧掌握主动之势。

倘若他一直维持得下，则平天虹守得再好，亦终有露出破绽之时，自然难逃败阵的命运。

不过辛立只是招数用得恰当而已，并没有惊人之作，所以不似是得到指示，仅仅好像是他突然有超水准演出而已。

但这刻却瞧得乡老伯直皱眉头，心想这分明是那尉迟忻暗中传声指点，王元度何以还不施展那无声之声的功夫加以阻挠？

他乃是一代大宗师，眼力当然比阅历尚浅的王元度高得多。

数招之后，他瞧出尉迟忻今日乃是采用缓进手法，慢慢的取得极大优势，令敌人最后自露可乘之隙。

这种办法无疑是掩人耳目，特别是对付王元度等人，使他们以为辛立乃是公平出斗，减去不少戒心。

等到碰上吕杰之时，便突然间连出绝招，把他当场刺杀，以报师弟被害之仇。

他们可想不到这种手法使得乡老伯大大焦躁气恼起来，因为辛立一旦取胜，他老人家又要输一万两银子了。

那时候当真是卖身也填不了这一笔赌债。

台上两人看看又斗了十余招，台下的钱万贯一直不停地跟乡老伯絮聒，

红粉干戈

这样使得他无法施展无声之声的功夫制止尉迟忻的狡计。

平天虹用尽力气也无法平扳局势，心胆渐渐沮怯，气势更为衰退。

辛立则打得越发起劲，在这等此消彼长的情形下，眼看十招之内便可以分出胜负了。

钱万贯笑道：“乡老伯，这一场瞧来你又要输了。”

乡老伯道：“混蛋，真是混蛋。”

钱万贯一怔，心想此老输了就骂，未免有失风度，心念才转，只听乡老伯又道：“你瞧我那些后辈们有什么用处？我老人家要输了，他们没有一人帮得上忙，岂不是混蛋之至。”

钱万贯这才知道他不是输急了骂自己。转眼向柳儿望去，但见她目光茫然，口中呢喃不绝地计算。

心中一笑，想道：“若论武功，尚还不俗，但谈到才智聪明，你们岂是我的敌手？”

他因柳儿在诸人之中最是黯慧，但凡开口就道破了他钱万贯的计谋，是以弄了一个算学难题把她困住，使她究心研算，不暇理会旁人之事。

台上的平天虹猛可一扇攻出，扇尖荡开敌人左钩，扇身沉处，又压住敌人右钩攻来之势。

这一招使得甚是险奇，顿时脱困而出。

四下喝彩声并不响亮，反而许多人大叫辛立加油。

明眼之人早就感到奇怪，因为辛立占得上风之时，人人狂呼大叫，似是十分兴奋。

换言之即是捧辛立场的人占了十之八九。

若是辛立乃是名门正派，碰上桃花派的平天虹，大家都拼命捧那正派之士的场，也还有得解释。

而目下这辛立既非名门正派，相貌又不讨人欢喜，居然有这等情事发生，自然甚是可疑。

且说平天虹出困之后，迅即展开反攻，但见他兔起鹘落，一柄扇子指东打东，指西打西，气势壮盛之极。

这刻因双方激斗了多时，都耗去了不少体力，是以内功深厚的一个就显得出好处。大凡内功深厚之士，定必气脉悠长，到了疲惫之际，自然是内功深厚的人出招有力。

是以辛立十招不到，就似是无力招架，招数手法也大见不如先前精妙。

第十三章 赌性命恶女倾芳心

乡老伯长长舒一口气，想道：“王元度到底发觉了，所以使出无声之声的功夫。那辛立一旦听不到指示，招数就远不及先前奇妙。加以他此刻还分心查听，竟不能使出他应有的功夫，当然败得更快。”

台上的平天虹气势越盛，突然间一扇当头点下，凌厉无比。

辛立一面侧身跃退，一面钩封门户，免得被敌人趁势攻入。

哪知平天虹取命三招是假，正要迫他如此招架。这时运足内力挥扇向钩身击去。啪的大响一声，光华坠地，原来一只银钩业已被击脱手。

胜负已分，但四下彩声寥落。

辛立含羞拾起银钩，退回座位之上。

乡老伯呵呵大笑道：“钱万贯我这一场赢你一万两，除去早先输的五千，还赢五千。”

说时，伸手摊掌，一派索债的神气。

钱万贯笑道：“晚辈早就备妥了五千两之数啦！”

取出一张银票，果是五千两的面额。

他交给乡老伯之时，还向他道谢。

乡老伯讶道：“到底应该我谢你抑是你谢我才对？”

钱万贯道：“当然是晚辈向您老道谢才对。这一场晚辈固是输了一万两，但全场计算起来，晚辈大约可赢回三万之数，两相抵消，还净赢两万两呢！”

乡老伯道：“我不大明白你的话。”

钱万贯道：“您老既敢下注万两定有必胜之道，因此晚辈下令众人招揽赌注，以十比一的盘口赌平天虹胜。人人都认为此场机会各半，是以纷纷下注于辛立，一共下了三万两左右。倘使平天虹输了，晚辈就得赔出三十万两之多了。”

乡老伯这才恍然大悟，摇摇头道：“这样你又等于赢啦！”

阿闪伸一下舌头，道：“乖乖，三十万两银子可不是闹着玩的，假使你输了的话，赔得出来赔不出来呢？”

这一问引起众人兴趣，都侧耳而听。

钱万贯笑道：“赔是赔得起，但这一来大大亏累，加上声名蒙耻，还有什么面目主持百钱庄此一事业？”

管中流含笑道：“兄弟对钱兄主持的百钱庄心仪已久，只恨无缘见识，外间传说钱兄的百钱庄开设以来，少说点也赚了过百万的银子。何以区区三十万两就提到亏累一词？”

红粉干戈

钱万贯道：“管兄有所不知，自是难怪，事实上外间传言不假，兄弟手下任何一间钱庄都不止赚过万两银子，合起来就是百万以上。但兄弟开支甚大，这一笔净赚的巨款上来不多，大部分都用在兴建寺庙，筑造桥梁，又用于各地设塾兴学。又每年都须拨出极巨量的款项用于救济各地水旱灾祸之下的灾民。是以所余无几，但兄弟却甚是欢慰，绝无丝毫痛惜之心。”

这话只听得众人大为敬佩，连大理会世事人情的乡老伯也感到肃然起敬。都暗想一个人想做这许多巨大的功德简直是可能的，然而他却做到了，实是使人难以置信又不敢不信。

乡老伯把银票还给他，道：“这笔钱我不要啦！”

钱万贯道：“前辈的美意在下很明白，但在下若然不能在赌的一字上面赢回来，定必让老前辈小看了。”

乡老伯呵呵笑道：“好，我们再赌。”

但此时上午比赛已告结束，须待午膳之后才继续进行。

台上的王元度等人过来会合，一同在第一号屋子里进午饭。

他们听知钱万贯的来历与适才发生各事，都感到莫大的兴趣。

尤其是出身于少林寺的束大名，闻说钱万贯便是大雄长老的亲传弟子，便兴奋的上前拜见。

原来他们论起辈份，钱万贯便是束大名的师叔祖了。

不过在朋友之间，那是各论各的，不然的话，凡是束大名的朋友都须矮了两辈，焉能相交下去。

午膳之后，钱万贯取出三十枚棋子，一半黑子，一半白子，放置在桌面上。

说道：“适才鄙人出了一个题目请这位柳平兄解答。题目是甲乙二商人渡江，每人各有货十五箱，适因风涛作恶，须得投弃十五箱货物始可无虞，因甲商奸诈，故船主有以惩，便亲自排列。规定把三十箱排成一个圆圈，每数至第九箱即投入江中。结果连投十五箱皆是甲商之货。现在请诸位瞧着如何排列法。假定甲商之箱为黑子，乙商之箱为白子。则第一至四皆排白子，五至九皆黑子。十与十一白子，十二黑子。十三至十五白子，十六黑子，十七白子，十八十九黑子，二十二十一白子，二十二至二十四黑子，二十五白子，二十六二十七黑子，二十八二十九白子，三十黑子。如此排成一个首尾卸接的圆圈，由一数起，每逢第九之数便取开，连数十五次，均是黑子被取。”

第十三章 赌性命恶女倾芳心

说着便依法取子，果然取掉的都是黑子。之后大家都试着说这个游戏，兴致甚高。

柳儿皱眉道：“原来你不是真不识得，早知如此，我就不须白费许多脑筋了。”

钱万贯不解道：“这话怎说？”

柳儿道：“其实我可以写下一至三十的数目在纸上，先排圆圈，然后照数，每到第九就打个记号，如此十五次之后，便查出被取掉的位置是哪十五个。若用此法，不费吹灰之力便可。”

乡老伯讶道：“这法子当真聪明使得，为何不用？”

柳儿道：“我以为他真弄不懂，所以硬是要找出正式算法而不用这等取巧法门，哼，若是许我取巧，有什么问题难得住我？”

钱万贯心中暗笑她的自傲，但却知道对方当真是喜欢运用智力之人。

须知她刚才说的取巧之法，可以用玩迷阵游戏来譬喻，这种游戏是在纸上画下一个曲曲折折的图案，有入口一处，出口一处，从入口走入，找寻路径出去，此时歧路百出，似是而非，往往走入死路而须回头，越是不易走得出院，玩的人兴趣越高。可是若然有不懂得领略此中乐趣之人，只为了达到出阵的目的，便不从入口进阵，却从出口外进入，如此绝无歧路可言，很快就可以走到入口。即是说如此做法可以马上就划出应走路径。

是以柳儿不肯取巧，正足以表示出她是喜欢这种智力游戏之人。因而钱万贯心中有数，晓得该当用什么方法方能使她心服。

不过暂时还不须急于使她折服，因为他已发觉那柳昭似乎对于他使柳儿伤脑筋之举有点恼意。他这刻还以为柳儿真是男子之身，并且是柳昭之弟。殊不知柳昭却是本着怜香惜玉之心，而对钱万贯感到不满。

下午的比赛秩序早已排好，乃是鲁又猛对胡元，束大名对云军。原则上是每日比赛五场，入选的十人皆有出手的机会。秩序是每日由四位公证人编排，目下夺标之望既以卓辽及王元度二人呼声最高，他们的决战一定得安排在最后的一日。

田不恭自从钱万贯现身之后，便不再使坏捣蛋。要知他为人蕴机智于诙谐，实在是聪明无比之人。

当初拼命的鼓动乡老伯乱抬价钱，用意只在激出钱万贯而已。及至得知钱万贯是少林寺隐名高手，又是如此儒雅博学，广积功德之士，便生出敬仰之心，不再跟他捣蛋。他自经过昨夜大劫之后，对阿闪特别要好，时时跟她

红粉干戈

谈笑。而阿闪也很乐意与他接近，但这其中丝毫没有男女之情在内。

这一点管中流也十分清楚，所以本着爱屋及乌之心，亦对田不恭甚是亲近。

他们三人坐在一堆谈起下午的战局，都不约而同的暗暗替束大名担心。因为那来自海南岛的剑客云军造诣奇高，剑法辛辣异常，实在不亚于桃花派平天虹。

田不恭眼珠子一转，道：“我可不能袖手不管。”

阿闪笑道：“别吹牛了，你有本事指点束大名战胜云军么？”

无情刀管中流也道：“田兄小心，别帮不上忙，还反则使束大名斗志受到影响。”

那个常年咧嘴笑的小道士摇晃着大脑袋站起身，道：“你们放心，且瞧真人的手段吧。”

迈步走到钱万贯身边，道：“钱施主，小道化缘来啦！”

钱万贯见他语气严肃，不是开玩笑的样子，当下道：“田道长即管告知欲化之数，自当奉上。”

田不恭道：“小道下注一万两，买束兄得胜。”

钱万贯笑道：“原来如此，田道长这一笔银数定不落空。”

田不恭道：“但此中有一事钱施主恐怕很难办到，那就是这一笔银子固然不能从你囊中取付，又不能使那云军的助威喝彩声多于束兄，钱施主能不能办到？”

钱万贯道：“这倒是一个不易解决的难题，我若想从观战群雄身上取回这一笔银子，势必又须使用以十博一这盘口之法。既是如此，下注之人个个希望云军得胜，自然替他喝彩助威。”

他的目光落在柳儿面上，道：“但也不是真行不通，却须使点取巧诡计的手段。柳平兄可知道如何做？”

柳儿苦思良久，终想不出有什么法子。钱万贯含笑向田不恭低低说了几句话，田不恭颌首而去。

不久，比赛开始，轮到鲁又猛和胡元上阵。此时下注赌博之人极为踊跃，原来那钱万贯的手下们向群雄开出的盘口是十比一，但不拘下注于哪一方，甚至可以下注赌他们这一场打不打。

如此赌法天下未之前闻，任是当世第一等大财主也要赔垮。要知开盘口的人便是做庄家。

第十三章 赌性命恶女倾芳心

做庄家的须得任得对方下注，是故任何稍为有点脑筋之人都会乖巧地买两边赢，下注相等。

如此不论是鲁又猛得胜也好，胡元得胜也行，因是一赔十的缘故，除去被吃的一注之外，还有九倍可赢。

譬喻有人在鲁又猛身上下注一两，复在胡元身上下注一两。胡胜也好，鲁胜也好，庄家都得赔他十两，除去落注另一人的一两之外，净赚九两。

这等算盘人人会打，顿时掀起狂热高潮，下注总局数超过任何一场，几乎人人倾囊下注。

鲁、胡二人开始动手，数千观战人都十分轻松，不管谁胜谁败，反正自己银子是赢定了。

哪知顷刻间全场鼓噪喧哗起来，因为鲁、胡二人虚情假意地斗了十多招之后，齐齐罢手讲和。

这个结局大出众人意表之外，而且人人想起下注之时，庄家有一事说得明明白白，便是声明过所下注的一方如若不胜，便作败论。例如某甲下注十两于胡元身上之时，庄家当场声明过若是胡元不胜，这十两便被庄家吃进。反之，下注在鲁又猛时亦是一样。

孰知这一场双方握手言和，按大会规则明文规定是和局的话，双方皆作败论。因为这十名高手要用胜负场数计算名次高低，所以有此规定。

但鼓噪是一件事，鲁、胡二人自己愿意各个认输一场，谁也不能干涉。

田不恭向钱万贯挤挤眼睛，会心一笑。

而钱庄之人在场中不停活动，开出的盘口是下注买束大名赢者，一可赔五。若买云军赢者，下注十两只赔一两。这个盘口表示庄家看好云军，坚信他一定会赢，才放出这种盘口。

那束大名和云军二人在十大高手当中并非夺标人物，人人估计他们实力相当。因此自钱庄开出这等盘口之后，大凡有下注，都是买的束大名得胜。

可是绝大多数人业已在上场输光，所以这一场下注的总数不多。

钱万贯胸有成竹地含笑回顾，突然间一个人匆匆奔到，众人转眼一看，原来是百钱庄分支的杭州消闲钱庄总管梁一苇。

此人向来老练沉稳之极，谁也休想从他表情上窥出他的心意。但现下却透出一股慌忙紧张之色，向钱万贯道：“请东家借一步说话。”

钱万贯知道此事非同小可，才会使他如此紧张。暗想或需借重乡老伯等人的力量才能解决此事，所以摇摇头道：“不必了，梁兄但说不妨。”

红粉干戈

梁一苇素知钱万贯智计绝世，此举定有用意，不敢违拗，道：“有人下注十万两在束少侠身上。”

钱万贯一怔，道：“我们若是输了，就须赔出五十万两啦！”

梁一苇刚刚张口想说出下注之人的来历，钱万贯已早一步说道：“如此大手笔之人当世不多，我看定是此处的地主下注无疑。”

阿闪讶道：“真是日月坞主蓝峦么？”

梁一苇道：“不错，除了有金井银穴的他敢这样下注之外，恐怕很难找到第二个了。”

钱万贯在这刹那间拼命地动脑筋企图解决此事。

须知他刚才把全场群豪的银子几乎都赢到手中，才不过是二十余万两，而他预算这一场须得吐回十余万两，净赚不过是七八万两左右。

若是输了这一笔五十万两，便须填出四十余万之数了。百钱庄登时须得垮台，唯有全部关门。

他两道秀长的眉毛纠结在一起，显然一时之间想不出应付之计。

田不恭大头一晃，道：“此事在我小道手中的话就最好办不过了，只说一声拒绝受注，那就一切都迎刃而解啦！”

阿闪笑道：“哪一个像你那等无赖。”

管中流缓缓道：“两害相权取其轻，眼下为了大局着想，只好拒绝接受赌注了。”

钱万贯叹一口气，道：“兄弟曾经发过大誓，绝不逃避倾家之赌，是以这一场恐怕无法逃避的了。”

他定一定神，眼中露出毅然之色，向梁一苇道：“向蓝坞主说本庄若是输了，五十万两自当双手奉上，但我还想跟他两个人单独豪赌一场。”

梁一苇应声去了，钱万贯向李三吩咐一声，李三迅即去取了五张银票来，钱万贯亲手填上数目以及签名盖章等手续。这五张银票每张十万两，均可在杭州提款。

他准备好了之后，向乡老伯微微一笑，道：“这位蓝坞主实是厉害不过的脚色，以前晚辈默计天下敌人，这蓝峦便是其中之一。今日碰上了，固然是平生之愿，但局势于我却大大不利。”

田不恭歉然道：“都是小道混出主意，以致钱老兄被蓝坞主抓住可乘之机，心中实在万分不安。”

钱万贯笑道：“这样说法就见外了，事实上局势虽是对我大为不利，可

第十三章 赌性命恶女倾芳心

是我这次在此地大张旗鼓，为的也是想诱他出手大赌一场。”

管中流道：“兄弟有句话不晓得该不该说？”

钱万贯道：“管兄请说，兄弟洗耳恭听。”

管中流道：“钱兄好说了，兄弟只想请问钱兄一声，若是你五十万两付出之后，还有本钱大赌一场么？”

钱万贯道：“不瞒你说，若是付出了五十万两，便已倾家荡产，大江南北各地的百家赌场俱须倒闭，才能勉强凑足此数。”

乡老伯道：“那么你还拿什么跟人家赌？”

钱万贯举手摸摸头顶，道：“这颗脑袋还可以值个十万两无疑，此便是赌本了。”

众人都骇然一惊，乡老伯道：“胡说，怎可以拿脑袋去赌，输了岂不是要割给人家？”

管中流道：“钱兄身份何等矜贵，这条性命岂只值十万两银子？”

钱万贯道：“这也是无可奈何之事，兄弟棋差一着，只好拿命去搏了。”

田不恭若有所悟的道：“无怪你准备下五张十万两面额的票子，敢情想用性命搏回一张，便可以用作本钱，逐张赢回来。”

钱万贯道：“此是最如意的算盘，但蓝峦是什么人物，焉肯让我占这便宜？”

他面上掩饰不住内心的沉重，人人见了都十分担忧，又感到万分刺激。这等以性命博十万两银子之事谁都没听说过，再贱的人也不肯轻易赌命。因此，这钱万贯真是赌国中的奇才异士。

片刻间梁一苇回来，道：“蓝峦已答应了，他初时听说接受赌注，甚感惊讶，当即向在下声明台上平手的话，台下便算他赢。他还向在下道：“贵东家若是输了，还有性命可以做赌本，所以接纳豪赌一场之议。”

众人都听得呆了，乡老伯嗟道：“我本拟暗暗命束大名打个平手，就可以助你逃脱此难。但现在看起来那蓝峦狡猾得紧，竟已察破了这一点。不过，我老头子还是有法子使他输出十万两银子。”

钱万贯道：“前辈万万不可暗中助云军取胜，此举一则对敝派声誉大有影响。二则咱们赢了蓝峦十万两银子也不会变得十分富有。三则他已答应与晚辈单独大赌一场，便尚有翻本的机会，这叫做有赌未为输，还望前辈体谅微衷，不加阻挠。”

乡老伯查看出钱万贯乃是真心不想他干涉，并不是不好意思而惺惺作

红粉干戈

态。当下只好答允不从中左右战局。要知以乡老伯的本事，真的有法子可使云军得胜而又不会伤及束大名。

锣声起处，台上的两名年轻高手开始接战。

束大名使的是齐眉银棍，单是家传的空玄棍法，已经极是了得，加上前几日曾得乡老伯指点，弥补了几处破绽，实力大增。

云军乃是用剑，棍长剑短，故此束大名首先采取攻势，但见银棍如毒龙出洞，点戳扫砸，招发连环，一派进手招式。

全场助威呐喊之声大作，响如轰雷。原来人人都把仅有的银子投注在束大名身上，是以拼命替他加油叫好，望他快快得胜。

束大名怎知其中尚有赌注关连，心想这完全是少林寺威名震武林，恩泽广被，所以才有那么多人喝彩助威。因此今日之战非比寻常，务须击败敌手，方能向捧场的群雄交待。

此念一生，棍上威力倍增，远远超出平日的水准造诣。云军一上来就被对方凶猛迫攻，措手不及，只能够拼命防守，简直没有还击的机会。

那束大名越是攻得厉害，助威之声更加壮盛，而束大名得此鼓励，棍法使得更为凶猛灵活，十多年来扎下的内功根基，今日方始大见奇效。

那云军剑法传自海南剑派，乃是以奇诡凶残为主。大凡拔剑出鞘，很少有不见血便能回鞘的。

他的功力造诣也实在很高，束大名虽是有超水准的表现，而且一上来就抢制了主动之势。但他还能严密防御，随式封拆，霎时间已激斗了三十余招。

由此看来，束大名若不是得到精神上的鼓舞，战志特盛，因而有超水准的表现的话，今日这一场拼斗，只怕结果还须输在云军剑下。

看看又攻拆了二十多招，许多人嗓子都喊哑了。正当此时，束大名的银棍忽然穿透剑光而入，棍尖戳中了云军肩头。云军连退六七步，终于站稳了身子，不曾跌倒。

这一场至此为止，自然是束大名得胜，宣判之后，全场欢声雷动。因为绝大部分的人全都指望这一场赢回一点盘缠。若是输了，他们可就连路费也赌光了。

钱万贯也正是想大家赢回一场的意思，一则他上一场取胜乃是使诈弄诡，先串通好台上的鲁、胡二人，要他们一定打成平手，才赢得那么多的银子。二则他需要全场之人捧束大名的场，所以放出那等盘口，引诱全场的人

第十三章 赌性命恶女倾芳心

都买束大名赢，自然人为他呐喊助威。

正因为他老早算定第二场要输，所以第一场用点手段赢回第二场出的本钱，谁知蓝峦趁虚而入，抓住了他的弱点。

不过钱万贯还是十分感激那足智多谋的田不恭，因为田不恭想出了这个精神鼓励之法，使得束大名果然因此得胜。

钱万贯这刻反而冷静如常，好像全无心事。梁一苇和一个人走过来，乡老伯望了一眼，微笑道：“喝，原来是日月坞度支院院主朱机伯，你代蓝峦来请小钱是不是？”

朱机伯虽是辈份甚尊，声名赫赫，可是见到这个莫明来历而武功深不可测的乡老伯，也不敢托大，连忙施声道：“想不到老先生与钱万贯兄乃是熟朋友。”

乡老伯道：“什么熟朋友，我只识得他师父。”

朱机伯敷衍过他，转向钱万贯道出蓝峦相邀之意，约他现在便去共进午餐，随即单独大赌一场。

钱万贯欣然应承了，乡老伯道：“我老头子也去开开眼界，顺便做小钱的保镖，免得他大赢之后，忽然连尸骨也找不到了。”

朱机伯在当今武林中乃是极有名气的高手，身份甚高，等闲之人谁敢在他面前放肆，但朱机伯却深知乡老伯的武功深不可测，绝计不能得罪计较。因此随便他怎么说，都微微含笑的点头。

当下朱机伯领着乡老伯、钱万贯二人入屋，直奔后宅。最后在一座小花厅内见到了蓝峦。

厅中已设下一席盛筵，乡老伯一径坐在上位，嚷道：“闲话休提，吃喝过后再说不迟。”

他的举动表示出半点也不把名震天下的日月坞坞主千钧杖蓝峦放在眼里，便有人瞧不过眼，气冲冲的走到乡老伯背后，双手齐出，抓住椅背，道：“这张椅子恐怕不大牢靠。”

此人浓髯绕颊，身躯魁伟，乃是十道指挥之一，姓雷名岱，外号人称大力神。

他双臂叫足气力，往上一端。这一下非同小可，少说亦有数千斤之力，莫说是区区一个人，即使是金子铸的也能轻轻端起。再不然就算端不动乡老伯，但这张木椅定必四分五裂无疑。

哪知乡老伯危坐如常，亦不见得如何出力抵抗，连人带椅纹风不动。

红粉干戈

雷岱自知气力已尽，仍然有如蜻蜓撼柱，心中大为佩服。他乃是直性子之人，脱口说道：“真了不起，我老雷服气啦，这位子该当是您老坐的。”

乡老伯的内劲已反击过去，这一记若然击中，雷岱非当场吐血而死不可。但他这句话说得正是时候，乡老伯一听之下，顿时收回那股劲道。

雷岱对此毫无所知，迅即退开。余人相继入席，主人方面只有蓝峦和朱机伯二人落座。

乡老伯刚举起酒盅，忽然道：“等一等，蓝坞主的二小姐我老头子见了，但大小姐还未见过，甚愿她到此同饮几盅。”

蓝峦不觉一怔，乡老伯又笑道：“别慌，她若敢拒绝，老头子有一通真言，念上一遍，她就得乖乖地来了。”

蓝峦一听便知内中大有文章，道：“在下正是怕她不肯前来，既然老前辈有此神通，在下倒要试上一试。”

乡老伯道：“哪一个去叫她的过来一下，我把真言传授与他，到时一念就行了。”

蓝峦吩咐侍仆去把十道指挥之一的荀通请来。顷刻间荀通已站在一旁。乡老伯在他耳边低声说道：“她如敢抗命，可对她说箱中之人安然无恙便行啦！”

他所说的箱中之人就是指柳儿而言，蓝芳时一听之下，定然晓得对方是用这件秘密威胁她，若不听话，对方定会把她如何陷害妹子的事说出。

果然不久之后，蓝芳时已到了厅中。她依父亲的指示坐好，这才开始进食。

乡老伯话也不跟她说一句，反而钱万贯对她微微露出注意的神情。蓝芳时虽是发觉了，但心中对他只有仇恨意念。因为一则她原本就对男人没有好感，二则她以为钱万贯也晓得她陷害妹子的秘密。这样自然瞧不起她，可知他注意之故，并非基于男女之情而是特意观察她这个人。

吃喝完毕，筵席撤下，随即摆上一张云石面的圆桌，还有一个大海碗以及几副全新的骨骰。

他们五个人围桌而坐，钱万贯取出那五张银票，放在蓝峦面前的桌上，道：“这是兄弟输给坞主的五十万两银子。”

蓝峦点点头，道：“能够赢得钱兄这一笔银子可真不容易呢！”蓝芳时却吃一惊，第一次抬目打量钱万贯，心中揣摩他到底是谁，如何出手便是五十万两之多。

第十三章 赌性命恶女倾芳心

钱万贯微微一笑，道：“坞主过奖啦，兄弟今日只怕连这条性命也得输给坞主呢！”

蓝峦严肃地点点头，道：“自古以来，凡是嗜赌之士，无不与命运挑战。钱兄以天生奇才绝智，在赌国中大放异彩，最后定必走上赌命之一途，无足为异。”

他们这么一说，蓝芳时这才相信不是开玩笑之事，顿时感到万分刺激，两次好奇地打量钱万贯。

从外表上看，钱万贯一如饱学儒雅之士，言笑从容，自有一种吸引人的风采。单从外表上和谈吐上看，谁也不能相信他是当世知名的赌徒。

乡老伯道：“你们怎生赌法？”

钱万贯道：“兄弟赔出五十万两之后，业已赤贫如洗，是以打算用这条性命下注，价值十万两，只不知蓝坞主认为值不值得此数？”

蓝峦泛起一丝微笑，道：“钱兄性命何止值十万两之数，还望多加一点，不过若是多加银数，区区可能只赌一场。”

钱万贯一下子就悟出对方之意，心想他乃是暗示我说，若然加上一倍银数之多，则他仅肯赌一场，如此即使输了的话，也还净赢我三十万两。这么一来我的元气仍然很难恢复。

当下微笑道：“不必加了，兄弟今日特意要与坞主豪赌一场，若然只以一场为限，未免扫兴。”

他意兴豪迈地长笑一声，又接着说道：“兄弟意欲与坞主连赌六场，前五场以性命做赌钱，若然兄弟连赢五次，即可赢回这五十万两，最后的一场方以这五十万两为注。”

蓝峦心中大喜，暗想在前五场中，你只要输上一场，就连性命都玩完了。在我而言，纵然连输六场，也不过输出自家囊中五十万两而已。

他面上无丝毫喜色，颌首道：“既是如此，区区自当予你翻本的机会。”

乡老伯十分诧愕地望住钱万贯，蓝芳时也大为震惊，朱机伯却把海碗推到圆桌当中，取过一副新骨骰，细加检验。

乡老伯一手把钱万贯拉出厅外，低声问道：“小钱，你老实告诉我，你是你练有必胜的秘密手法？”

钱万贯至此眼中才流露出一丝忧色，摇头道：“晚辈从未练过那等诈赌的手法。”

乡老伯道：“那么你这五场之中，可说不定会输上一场的，是不是？”

红粉干戈

钱万贯道：“正是，但这才是真赌徒的本色。”

乡老伯道：“古往今来，只怕你这一场豪赌要居在第一位了。虽然历史上不乏以家国性命供诸一掷之士，但绝计没有人胆敢如此直接了当的拿性命去赌，而且须得连破五关之多。我老头子算是服气你的胆色啦，但这件事最好再想一想。”

钱万贯道：“晚辈眼下处境有如弦上之箭，不得不发了。”

他们回到原座，乡老伯虽是近百岁之人，但仍然掩饰不住面上的忧色。这一点证明那钱万贯全无必胜的把握，蓝芳时不知不觉大为紧张忧虑。她真想叫钱万贯不要拿命去博，她情愿把她个人的私蓄，包括所有的珠宝都送给他做本钱，总还值得十余万两之多，用这一注本钱下注，当然妥当得多了。

但在蓝峦面前，她可不敢说出来，甚至不敢表示丝毫意思。

此时朱机伯把六副骰子细细检查过，道：“这六副骨骰皆是全新之物，朱某以人头担保其中绝无虚假作弊，现在请钱兄验看。”

钱万贯摇摇头道：“不必验看啦！”但乡老伯却伸手取来细加验看，最后也点头认为妥当。

朱机伯等于是公证人之一，他道：“这一场豪赌古今罕有，在下得以参与，荣幸何似。为着慎重起见，在下且把胜负之法略说一遍。”

他取过另一副不准备动用的骨骰，放在掌中，一共是三枚，道：“大凡赌具越简单就越难作弊，换言之即是更为公平，完全是赌各人的运气而不含智慧技巧。如此虽是乏味，却才算得是真正赌博。这三颗骨骰掷下之时，须得清楚玲珑地落在碗内，手掌不得遮盖碗面。胜负之法，便是比点子大小，须得有一对同点子骰色之后，余下的那一颗点数若干，互比大小，一是最小，六是最大。”

这种掷骰之法乃是最简单的一种，原本不便多说。但今日之赌非同小可，所以朱机伯不能不详细解说，以免引起争执。

朱机伯又道：“若然双方同点，这一局就算是未定胜负，重新再掷，而这一回由后掷之人先掷。此外，世俗流行有么二三通赔，四五六及三骰同点通吃的玩法，在下认为最好完全取消。”

蓝峦点头道：“取消也好。”

钱万贯却摇摇头道：“这等规矩不宜变动，还是保留为是。”

蓝峦道：“那就保留下来吧，区区在今日之赌已占尽便宜，颇有未尽公平之感，是以决计把先手之权全部让给钱兄。”

要知先掷在这等赌法十分重要，若是掷出四五六，或是三骰同点，便算是赢了，对方不须再掷。虽说还有么二三这个点数是输定的，对方亦不须掷。但比较起来，输的只有一个点数，而赢的有四五六和三个么以至三个六，共有七个必胜的点数，机会自然大得多了。

钱万贯拱手道：“既是如此，兄弟先行谢过。”

他伸手取起一副新骰，衣袖早已卷高，以便大家都瞧得清楚，避免作弊之嫌。

他凝一凝神，便把骰子掷落海碗中。他自知每一场都输不起，深心中不觉十分紧张。但目下任何人都无能为力，只有委诸命运，所以他脑海空空洞洞的，倒没有什么杂念。

掷骰的动作十分干脆俐落，骨骰落在瓷碗中发出清脆悦耳的声响。但这些清脆的声音却关系到一条人命，是生是死，就看它们怎生转法了。

三粒骰子在碗内不住地旋转，最先停住的一粒是红四，乡老伯和蓝芳时齐齐松一口气，因为既有红四，起码不会是么二三了。

第二粒停住之时是个六，第三粒还在旋转，乡老伯不禁吆喝“五……梅花五……”假如是五的话，便是四五六的宝子，蓝峦无须动手便输了十万两。

钱万贯面含微笑，非常静地凝视那粒旋转未定的骨骰，心中泛起许多感触联想。

他偶然抬目一瞥其余的人，却跟蓝芳时的眼光相触，虽是极短促的一瞥，但仍然发觉出她目光之中洋溢着无限温柔和倾慕。

钱万贯倒没有想到自己一场豪赌，银子还未赢到，却已赢得了一个美貌少女的芳心。

乡老伯低骂一声，原来第三粒骰子不是五而是六，这还不说，就在快停之时碰了那粒红四一下，使它翻个身，变成三点。这时两个六和一个三，即是三点。这个点数很易被击败，所以乡老伯骂了一声。

蓝峦伸手抓起骰子，道：“钱兄的运气好像不太好呢！”说罢，五指一放，碗中发出连续不断的清脆响声。

三粒骰子在碗内旋转上落，十只眼睛瞬都不瞬地注视着。钱万贯心中浮起一层阴影，已隐隐嗅到失败的气味。

钱万贯最近以赌称雄，实在有他的一套。而他这种天生异于常人的敏锐感觉，更是他每赌必赢的重要因素。